Page.17 「Sept Humeurs」  
  
　　电话那头响起了那个自称“苏茉”的女子的声音。  
　　“啊，是小狐啊。有什么事？”  
　　“嗯……是这样的。上次你叫我将光盘拿给你，过去了那么久你这边都没有什么动静，所以便想问问看进展如何。”令狐儿其实有点心虚，但她还是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尽量自然。  
　　“嗯，我这边已经破解了光盘密码，在根据里面的内容搜集一些资料。过段日子有结果了我再通知你好了。”电话那边的人语调平稳，没有给人什么不妥的感觉。  
　　这就让令狐儿不解了。那晚她明明是拿了个空的光盘去接头，为什么对方居然不但没发现这事，还能从里面得到内容？思来想去，问题肯定出在对方派来接头、将光盘拿走的人身上。难不成这个人用里面有内容的盘代替自己的假盘交出去了？但说不通啊。  
　　不管怎样，这个“接头人”有猫腻。果然是要从这个人身上着手吗。  
　　令狐儿决定试探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和你那个朋友挺聊得来的。不过那天晚上忘记加联系方式了。你能告诉一下我吗？”  
　　“啊，没想到那家伙也会受欢迎呢，”对面笑了一下，继续说道，“可是那家伙不喜欢人家随便将他的联系方式告诉别人呢，按理说，我应该将你的联系方式告知他的，但可惜的是他手机拿去修了，这几天暂时没手机用。”  
　　令狐儿心里暗暗吐槽你敢不敢再巧一点啊。  
　　“不过——”对方话锋一转，说，“这个周末，那个大画家许共田的画廊搞开业剪彩，他说要去来着，你去那里就能遇到他啦，到时候你们就有得聊了。”  
　　可是，这种活动，一般不是被邀请了的才能去的吗，令狐儿一来不是艺术家圈子的人，二来跟这个许共田没有什么交情，总不能不请自去这么厚脸皮吧。  
　　令狐儿刚想说自己去不了的时候，突然想起，许共田这个名字……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啊！几天前，杜医生收到了一封什么什么公社的出席开业典礼的邀请函，好像邀请人就是许共田来着！当时杜医生还问自己到时候要不要一起去看看的来着，她当时觉得自己不是熟人去了也没意思，是拒绝了的。这下好了，吃瘪了吧。  
　 　“接头人”会出席这个开业典礼的事应该是真的。因为如果这个自称“苏茉”的女子不想让她和“接头人”碰面的话，只要什么都不说就好，没必要特地编这种谎 话糊弄人。再说了，与这些人打交道的机会能多一个是一个，所以还是选择相信她好了。明天就跟杜医生说自己突然改变主意好了。  
　　“那你叫他要是看到我，记得跟我打招呼啊。我记性不好外加脸盲，说真的不是很记得他的长相了。”令狐儿说完都觉得自己这简直是在鬼扯。  
　　对方哈哈大笑，答应了她的请求。  
　　但令狐儿并没有就此安心。在酒吧那次，“接头人”趁乱拿走光盘也不跟她相认，于理不合，只能解释为他并不想与令狐儿相认。然后交出去的光盘又是被调换过，说明这个人也是水很深。这样的人，真的会乖乖地跟自己打招呼吗……  
　　为了以防万一，令狐儿这样说道：“其实我这边又找到了一些关于杜医生的爸爸的资料，应该有用，我到时候会让他转交给你的了。”这样一来，对方无论如何都得跟自己碰头了吧。  
　　电话那头一听这说法，马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问是什么资料。令狐儿故作神秘地说你拿到就知道了。对方说那好吧，我会叫他到时候找你的了。她再一次强调杜柏林的犯罪证据越多对我们越有利，所以希望令狐儿也能多多留意杜立德那边有没有保留着一些可疑的资料。  
　　此刻，令狐儿有很多话想要问这个自称“苏茉”的女子。但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她还是尽量抑制住了。  
　　“说起来，上次杜医生跟我说了你和苏莉的事呢。你还活着的事，苏莉她知道吗？”左想右想，令狐儿决定从苏莉入手试探她。  
　　“那个杜立德会提起我，还真是少有哈。”对面的语气变得有点不快。不过，她完全没有就苏莉的事作出回应。  
　　令狐儿对对面的这种“不快”感到有点生气。因为她能看得出杜立德的确是很在意苏茉的事情的。她一不小心也忘记了自己提起苏莉的初衷，说道：“你别这么说，杜医生其实经常说起你的事情的。其实，我觉得杜医生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坏啊？”  
　　“我说过，他当年不想他父亲杜柏林的事情曝光所以企图杀害我。或许你觉得难以相信，但是，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的。”对面顿了顿，继续说道，“要不，你试试当着杜立德的面，提一下他父亲的事？”  
　　令狐儿无言以对。  
　　“啊，抱歉，我这边忙，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电话啦。”对面说道。  
　　“等……”令狐儿话都还没说完，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嘟、嘟、嘟”的信号音。对面这不摆明不想继续聊吗，就算现在马上再打过去，对面都不一定肯继续说。不，肯不肯接电话都成问题。  
　　于是一不小心踩到对面的雷区了。见到杜医生被她这么说，忍不住为他平反一下，也是没有办法的了。  
  
　　放下电话，闲着无事又翻起那份记载了大量草字头人物的名单，结果意外地发现了里面有一个最近才认识的人的名字——舒菱。  
　　对比出生年份什么的，和她所知道的那个舒菱一样。这……？  
　　难道说小菱被人跟踪与这个有关？  
　　……等等，之前还怀疑过跟踪小菱的人就是“接头人”来着。如果这些事情之间是有关联的，那么自称“苏茉”的女子和这件事又有何关联？  
　　好吧，一切都只是推测而已，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这个“接头人”真的很关键……

　　对于令狐儿突然改变主意，杜立德也有些意外，问她为什么。  
　　令狐儿敷衍道，她闲着没事上网搜了一下许共田的资料，发现他的画都好好看，所以也就想去见识见识了。  
　　这个理由，杜立德似乎也是信服了。他说那到时候他开车去接她好了，让她准备好礼服，因为那天的开业典礼是偏正式的。  
　　令狐儿倒是很好奇，为什么杜立德会认识许共田。按照以往的经验，难道是这个许共田曾经是来这里接受过心理治疗的人？  
　　杜立德点了点头，开始介绍起许共田的生平事迹来。  
　 　许共田原本只是个默默无闻的画家，但是四年前发表了两幅分别叫做“高塔情结”和“跳楼综合症”的抽象画后，突然声名鹊起，备受业内关注。有专业人士评价 他这两张画色彩丰富，大胆而不失内敛，狂野而又处处细腻，让人回味无穷。他好像也找到了路子，那之后不断创作类似的画作，逐渐收获了名声和财富，30出头 就挤进了大画家行列，被誉为画坛新锐年青势力的领头人。  
　　因为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混到这个地步，他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担忧，总爱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人生危机，继而诱发了心理问题，不但严重影响到他的健康，还影响到了他的创作欲望，不得不寻求心理医生帮助，然后就认识了杜立德。  
　 　在进行心理治疗的那段时间，许共田几乎没画过画，他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年前，他的心理治疗结束，他却说要以全新的姿态返回画坛，决定要闭关修 炼。在这一年里，他停止了一切社交平台上的活动，除了自己的助手和几个好朋友之外谁都不见，不知道在搞什么。大约半个月前，他久违地发了一条微博，宣布了 自己的画廊马上就要开张之事，看样子这一年里都是在筹备这件事情了，而他说的全新的姿态，似乎是指他除了当画家还要当老板了。  
　　原来是一年前的事了，当时令狐儿还没来这里呢。虽然她也整理过一次她来这里工作之前的顾客的档案，但当时是流水线式地登记、录入一百多份档案，对“许共田”这么个普通的名字她是没留下多少印象。她来之后经她第一手登记的顾客档案她倒是全都记得就是了。  
　　  
　　然后，很快就到了星期六。按照说好的那样，令狐儿坐杜立德的车子一同前往许共田的画廊的开业典礼。  
　 　为了参加这个典礼，令狐儿特地买了一件挺贵的白色短装礼服。虽然杜立德称赞她穿得很好看，但令狐儿浑身不自在。一方面是不习惯，另一方面是心疼。虽然明 白礼服这种东西，就这么点布料也是要卖这么贵的了，但实际花钱去买还是觉得不值。本来平时就不太有机会出席这种场合，如果不是为了那个“接头人”，根本就 不需要买这衣服。都是意外的开销啊，后悔没开发票叫杜医生报销了。  
　　说到和那个“接头人”碰头，令狐儿其实并没有准备什么资料，反正这个所谓的“资料”只是确保对方会和自己相认的一道保险而已。她是打算如果那个人真的找她的话，她就开门见山地问他为什么当晚不与她相认而是偷偷把光盘拿走，以及为什么他交出去的光盘里面是有内容的。  
  
　　许共田的画廊在市文化中心的艺术创意园里。去到的时候是上午9点21分。  
　 　远远地就看到这边热闹非凡了。通往画廊的道路铺了红地毯，两边插有彩旗，更安排了礼仪小姐挥舞着手中的银色手花迎接宾客到来。来到现场的人很多，一个个 都衣着光鲜的，似乎为了来参加这个活动都在仪表上下足了本。听说被邀请来的大部分都是从事艺术相关行业的人，更有不少都是创作者，可此刻却无法将他们一一 分辨出来，因为这个活动搞得太正式，再加上商业气息浓重，使得他们的独特气质都被掩盖了。  
　　看到招牌上写着“塞曼尼公社”，令狐儿心想这个名字也是很难联想到画廊了，好在记得许共田这个名字，不然通电话时真心想不起来那个邀请函上写着的什么什么公社的开业典礼指的就是这个。话说回来，塞曼尼是什么意思来着……？不像是英语的样子。算了，不懂。  
  
　 　杜立德向负责签到的迎宾小姐出示了邀请函之后，在签到本上写下了自己和令狐儿的名字。旁边一个穿着黑色礼服等着签名的短发女性，看到杜立德这个名字后， 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问杜立德是不是就是几年前很有名的那位高中生神探。杜立德微笑着说是，女性便自我介绍说她叫做欧兰芷，是许共田大学时代的好友，现在 在培训班当美术老师。她很惊讶老许怎么会认识杜立德这种名人，杜立德笑说也是有很多原因的了。  
　　倒是看到令狐儿的时候，欧兰芷迟疑了一下。不过她还是友善地跟令狐儿打了招呼。  
　　不知道为什么，令狐儿总对她那迟疑有种没来由的不安。  
　　签完到之后，礼仪小姐给三人每人发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日期和星期。令狐儿问这个有什么用，礼仪小姐告诉她说这是一会儿抽奖用的号码卡，为了配合画廊的主题，所以不抽数字而是抽日期。  
　　还挺别出心裁的嘛。令狐儿这样想着，将她那张“2月29日 星期一”的卡片装到了口袋里。  
  
　　三人谈笑着走进画廊，看到里面已经不少人了，他们或一人独自赏画，或三五成群地谈笑。而许共田本人正和一个看上去大约有40出头，身高一般体型瘦削的老外谈话。  
　　欧兰芷上前跟许共田打招呼，看到欧兰芷和杜立德来了，许共田很高兴，向那个老外介绍了两人，随后又向两人介绍了这位笑容可掬的外国友人。  
　 　许共田人还是很和善的。可能是正装的关系，此刻的许共田看着更像个商人而不像艺术家。之前听说许共田原本是要把开业典礼放在星期五搞的，完全无视星期五 是个工作日，还以为他是个自我中心、脾气古怪的人，但这么一看倒也还好。不过老实说，如果是星期五搞的话，恐怕很多人都来不了的吧？到时候开业典礼冷冷清 清的，也不好吧。  
　　老外是中美合资企业奥星文化传媒的老总，名字叫做白福来，来华已经有十多年，中文说得很流利。他哈哈大笑地对两人说今天有机 会见到这么漂亮的女士和传说中的高中生神探Mr.杜，他很开心。杜立德谦虚地表示过奖了。许共田让欧兰芷先带杜立德到处看看，他还有事要和白福来聊来着， 欧兰芷点了点头。  
　　后来听欧兰芷介绍说，白福来给老许出了一本画集，他有心利用这件事做宣传，所以特地给老许搞了这个开业典礼，叫了很多业界大 腕来捧场，甚至还把电视台和杂志社的人都叫来了。为了造势，他带来了五本画集的首样，已经由老许签上了名字，一会儿抽奖就是抽这个。事实上，连用来抽奖的 这些日历卡也是奥星的一款产品，这次是将某年的1月和2月两个月份合计60张日期拿出来当号码卡了。一次过宣传了两种东西，这个人也是精明的了。  
　　说到业界大腕，杜立德和令狐儿也是深有体会了。和欧兰芷一起走，只要碰到大人物她都给两人介绍。有文化局的领导啦，有知名的美术评论家啦，有什么什么协会的会长副会长啦……反正都是一些平日里压根没有机会见得到，也不会知道的人。  
　　杜立德倒是一直顶着一张笑脸和各个见到的人友善地打招呼，但令狐儿已经觉得自己有点扛不住了。本来她就不太喜欢社交活动，更何况是这些没什么共同话题的人们。本来她来这里就是为了来见那个“接头人”的。  
　　但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人主动叫她。  
　　是睡过头了？路上塞车了？还是说……他不打算来了？其实那个自称“苏茉”的女子是骗她的？  
　　……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之后，令狐儿有一点点心烦，开始走起神来。  
　　欧兰芷好像看出了令狐儿有点心不在焉，便笑着过来拉起她的手，说我带你看看画好了。  
　　画廊内自然少不了许共田的画。不过他的画大部分都是抽象画，令狐儿是欣赏不来的了。欧兰芷倒是很有兴致地一幅幅给他们讲老许这些画是什么时候画的，画了些什么。这个时候的她，言语间充满一种谜之自豪感。  
　 　令狐儿东看看西望望，突然发现了一些风格明显很不一样的画也陈列在画廊的一角里。欧兰芷告诉她，这个画廊也不只是挂老许的画的，也有挂一些其他人赠送的 画，而这些画是不卖的，纯粹装饰用。她指着其中一幅笔触很细腻的风景画，说例如这幅就是许共田的一个师姐画的。令狐儿凑近一看，画下面果然有名牌写着画的 名字和作者的名字。画名叫做“幽绿”，作者名叫“洪堇”。  
　　欧兰芷说这位师姐今天也会来的，但是好像还没到的样子。  
　　正说着，一个穿 着青色小礼服和高筒黑丝，看着有点眼熟的妹子一脸焦急地叫住了欧兰芷，把她拉了过去跟她耳语了一会儿。在听她说话的时候，欧兰芷一直在不停点头，等妹子说 完，欧兰芷对她说了什么，然后妹子就急匆匆地走开了。杜立德问怎么了，欧兰芷说没什么，只是出了点小意外而已。  
　　不一会儿，刚才那个妹子跑了过来，对欧兰芷说了声“谢谢兰姐，钥匙找到了”。欧兰芷微笑着点了点头，说了声“辛苦了”。而这时，令狐儿终于想起来这个妹子是市电视台女性频道一个时尚节目的主持人来着，她的名字叫金艾嘉。  
　 　见令狐儿露出惊讶的神色，欧兰芷便告诉她，金艾嘉其实是老许的一个远房表妹。她一直很崇拜自己的表哥，以前经常去许共田的画室看他画画的，也是在那里认 识了欧兰芷。得知表哥开了画廊，她十分高兴，自告奋勇地来当开业典礼的司仪了。刚才是要调用一些被锁在三楼储物室里的物资，但是找不到保管钥匙的老许的助 手明笙，她很焦急，便来问欧兰芷该怎么办了。欧兰芷告诉她说为了预防万一，她已经事先准备了一套后备钥匙藏在了某个地方，让艾嘉赶紧去拿了。  
　　看着欧兰芷这样子，令狐儿总有种奇怪的感觉。  
　　  
　　“咦，小狐你来了啊？”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令狐儿只觉得心中一颤。缓缓地回过头去一看，竟然是夏司霆。  
　　……这家伙为什么会在这里的？细想起来，其实当日自己也怀疑过这家伙就是“接头人”来着。但是后来觉得不像，又没了下文了。不过，他这打招呼的方式，怎么说得好像一早就知道我会来的样子似的，正常情况下不是应该问“你怎么会在这儿”才对吗。  
　　杜立德看到夏司霆，也有点惊讶，说道：“司霆你怎么会来这里的？”  
　 　“哈哈，其实我和许先生也是旧识来着。”夏司霆说道，“你们会在这里，即是说许先生他曾经找你……”夏司霆还没说完，杜立德做了个“嘘”的动作，用眼色 示意了一下旁边有人。夏司霆明白了杜立德的意思，也就不继续往下说了。求助于心理医生对大多数人来说，的确不是什么可以拿出来说的事，一般人都是不想被人 知道的了。事实上，包括欧兰芷在内，刚才互相介绍过的人都只知是当年的高中生神探也来了，却不知道那个神探现在从事的职业是心理医生。  
　　欧兰芷问杜立德这位是谁，还没等杜立德开口，夏司霆就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告诉欧兰芷自己是个律师。他说之前他去看过欧老师的个人画展，觉得欧老师的画也很出色。欧兰芷听了这话笑得很开心，说你真会说话。  
　 　令狐儿很惊讶，说原来欧小姐也是个画家啊。欧兰芷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和老许比起来就差多了。令狐儿看了一下那个专门放其他人送的画的角落，好像没发现有欧 兰芷的画，便好奇地问欧兰芷怎么不画一幅送给许共田。欧兰芷露出了个无奈，但是有点羞涩的表情，说她画得不好，不好意思放在老许的画廊里。她说二楼还有一 些人家送的画来着，我们上去看看好了。  
  
　　刚上到二楼，就看到一个同样瘦削的男人一边摆弄着手中的相机一边走了过来。欧兰芷用日语叫住了他，和他谈了几句。  
　　令狐儿小声感慨道她居然还会日语。看得出令狐儿对他俩的交谈内容感兴趣，夏司霆就大致翻译了一下，说那个男的叫做KUSAKARI，应该是“草刈”，他正在拍这里的装潢设计作为参考。欧兰芷是问他之前那件事怎么样，他说不清楚，一会儿再谈什么的。  
　　令狐儿斜着眼说你居然还会日语？  
　　夏司霆比了个V字手。  
　　那个草刈走了之后，欧兰芷回过头来告诉三人，这个草刈是老许当年去法国留学时的室友，他们毕业后草刈也跟着来这个国家发展了，他本来是摄影师来的，现在也有做室内装潢设计。白福来很喜欢他以前拍的照片，也想给他出影集来着。  
　　  
　　走到二楼挂了别人的画的角落的时候，令狐儿发现有个人正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墙上一张十分诡异的画。  
　　那个画……怎么说呢。乍看之下是几块杂乱无章的几块色斑，但是换个角度去看又会觉得像是人的剪影，或者脸庞。  
　　……这种风格的抽象画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来着？  
　　令狐儿走上前去，看了一下画下面的牌子，写着作者是“萌子”。  
　　……果然是她的画。令狐儿又想起了上次在杜立德他们母校看到过的那幅“Mnemosyne”。这幅也一样，盯着它的话心中就会产生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说不清这种情绪的紊乱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了？”夏司霆拍了拍她的肩膀。  
　　“啊，没什么……。”令狐儿回过神来。  
　　萌子的画总有一种仿似要将人吸进去一般的魔力，令狐儿一不小心就看呆了。  
　　“你也感觉到这幅画的‘不寻常’了吗？”旁边看画的那个人对令狐儿说道。  
　　“啊……嗯。”令狐儿点了点头。眼前这个跟自己说话的人，留着个夸张的狮子头，有点轻佻的感觉。  
　　“你是……”杜立德看着这个人，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哎呀，这不是罗莱特先生吗，我就说怎么没看到你来着呢。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欧兰芷笑着上前说道。  
　　“哈哈，不用啦。大家都认识的。”那个被欧兰芷唤作“罗莱特”的男人说道。  
　　“嗯，很多年不见了，”夏司霆上前打招呼道，“听说这几年来你在国外发展得很好啊。”  
　　刚好那个金艾嘉又来找欧兰芷了，欧兰芷对杜立德他们说了一声“你们先聊我失陪一下”然后就和她走掉了。  
　　“还好啦。”罗莱特看着欧兰芷离去，随后笑着看向令狐儿，“苏莉你变漂亮了啊。”  
　　令狐儿心头一紧。这人也知道苏莉？  
　　“他其实就是之前跟你提起过的那个叫做龙崎的魔术师。”杜立德在她耳边轻声解释道。令狐儿恍然大悟，原来就是他啊。  
　　“哪里哪里，龙崎先生不也一样精神吗。”令狐儿打着笑脸说道。  
　 　令狐儿没有纠正他，是想通过这样的将错就错和龙崎多套近乎。当年苏莉不是曾经和龙崎独处过么，搞不好可以从和他的交谈之中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不过，她 这样突然承认自己是“苏莉”，杜立德被杀了个措手不及，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令狐儿给他使了眼色，意思是让他配合就好。再看了看夏司霆，发现他刚放下手 机，似乎刚才没有在听的样子。  
　　“哈哈，还是叫我罗莱特吧，我现在不用龙崎这个名字了。”罗莱特说道。  
　　“噢，好的。”令狐儿答道。  
　　“不过不是很可惜吗，你以前得过奖，还在魔术大赛中表演过瞬间移动去法国这种高段数的魔术，提起‘龙崎’这个名字圈内人没有不知道你的。放弃这个名字不就等同放弃了自己的很多优势吗？”夏司霆问道。  
　　罗莱特笑笑说：“还好啦，我只是想着以一个初心者的身份在国外出道而已，所以在国内得到的荣耀也不值得留恋了。”  
　　“听说你现在在海外定居了，这次是专门回来给许先生捧场的吗？”杜立德问道。  
　　“嗯，过去和他有过一点交情，所以他邀请我来了。不过其实我自己也有事情，所以回来一趟。”罗莱特刚说完，欧兰芷走了过来，告诉四人说开业典礼要开始了。四人点头应声，欧兰芷见状就又走开去继续通知其他宾客了。  
  
　　四人刚下到一楼，令狐儿就听到有人在叫自己。  
　　回头一看，竟然是胡阳鸣。  
　　“呃，你怎么也在这里？”令狐儿问道。  
　　“我和许共田老师的助手明笙是朋友啊，他叫我来捧场来着，”胡阳鸣笑道，“不过我来了这么久，都还没见到他人。”  
　　杜立德眉头一皱，问道这人是谁。  
　　令狐儿想起上次海方社和酒吧的案子杜立德都不在场，是不认识胡阳鸣的了。看样子有必要给他介绍一下。可是她刚要开口，胡阳鸣就露出了个意味不明的笑容，向杜立德伸出了手：“你好，我叫胡阳鸣，叫我小胡就可以了。已经听小狐说过你的事情了，一直很想跟你见面呢。”  
　　杜立德看着胡阳鸣，迟疑了一下才说了声“你好”，和他握手。  
　　不知道为什么令狐儿隐约地觉得有点火药味。但她还是继续介绍道：“这边这位是罗莱特先生。”  
　　“哦，你好。”胡阳鸣也和罗莱特握了握手。  
　　“你好。不过你刚才叫她做什么来着……？”罗莱特问道。  
　　令狐儿心里暗叫不好。  
　　“小狐是外号啦。”她赶紧解释。  
　　“原来如此。”罗莱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好在他没有深究。本以为胡阳鸣也会一头雾水的，但意外的是胡阳鸣没给出什么特别的反应。  
　　“咦，你不给他介绍一下司霆吗？”杜立德轻声问道。  
　　“呃，他俩认识的了。”令狐儿简单解释了一下，“之前你不在的时候，因为某个案件而认识的。不光夏司霆，连空野、艾思恩，他都认识的。”  
　　“哦。”杜立德应道。语气里有种谜之不开心感。  
  
　　10点，开业典礼准时地在画廊门外一早搭好的小舞台上开始进行。  
　　由于这个活动策划公司比较给力，整体效果感觉还不错。不但配合了画廊的风格在舞台演出方面下了苦工，还把很多细节都考虑到了，到场的来宾都很是满意。  
　　和基本所有的开业典礼一样，都有相关人员的讲话环节。刚才打过招呼的那些什么文化局领导啊，协会会长啊，都上去说了几句。而代表许共田的母校上台讲话的就是那个叫做“洪堇”的师姐，一个身材高挑，穿着浅黄色小礼服，紫色15cm高跟鞋的美女。  
　　洪堇说，她还在学校的时候就觉得许共田这个师弟很有才华的了。看到他能开画廊，她很开心。她希望师弟能继续精进，为母校增添光彩，成为今后所有师弟师妹们的榜样和道标。  
　　她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感情色彩。感觉就像背书似的，并没有真的为这件事感到开心。  
　　进行了剪彩之后，担任主持人的艾嘉再一次将舞台交给了许共田。许共田对剪彩做了个简单的总结，然后神秘兮兮地对大家说，趁着今天这个大好日子，他要向大家公开几幅新作。  
　　在场的业内人士一听就兴奋起来了。许共田的新作每次都能给人惊喜，所以大家都很期待他这次又画了什么出来，喝彩的欢呼的，热情得不得了。  
　　许共田做了个手势，七位礼仪小姐就分别推着一个装了带轮子的金属支架的画架上台了。这些画架上的画都用一块红色的绸布盖着。许共田告诉大家，这七幅画是一套的，名字叫做“绕世界一周”。他虽然一直在画抽象画，但这次想回归初心，画一点久违了的印象派风格的油画。  
　　见大家的反应都很给力，他开始扯下每一幅画上面的绸布。每次绸布落地，在场的人都纷纷发出惊叹——  
　　第一幅。那是一条有着美丽青色的清澈小河，但是有几条鱼儿漂在水面。一个分辨不出性别的人站在水里，呆呆地看着天空。但仔细看清楚会发现，这条所谓的“河”只是鱼缸里的水。这幅画的名字叫做“自游”。  
　　第二幅。被黄昏染得橘红的天空下有一座小岛，一个分辨不出性别的人坐着一只大鸟准备降落在这个岛屿。虽然有点隐晦，但那个小岛其实被两条鲨鱼包围着。这幅画的名字叫做“明白”。  
　　第三幅。夜幕下变得一片幽蓝的沙漠，一个分辨不出性别的人拿着铁铲，正在埋一袋什么。旁边有一只狗在啃骨头。远方是几座类似倒过来的金字塔那样的东西。这幅画的名字叫做“脆弱”。  
　　第四幅。一个装满了红色液体的大桶，一个分辨不出性别的人坐在里面，左手拿着一把槌子，右手拿着一份报纸。窗外冒着浓烟，给人一种外面好像发生了火灾的感觉。这幅画的名字叫做“烂人”。  
　　第五幅。一个贫瘠的土地散乱地开着几朵龙胆花，一个分辨不出性别的人手里拿着把剪刀站在里面。那个人的身后，是辆小货车，车上装着一只巨大的变色龙。这幅画的名字叫做“心境”。  
　　第六幅。一个葱郁的森林，一个分辨不出性别的人拿着个捕虫网站在那里，很多黄蜂绕着它。同时，波板糖掉了一地，其中一块还已经咬了一口。这幅画的名字叫做“幻想”。  
　　第七幅。一个金币堆成的小山，一个分辨不出性别的人坐在最上面，看上去有点不开心。他的手里拿着一把亮锃锃的小刀，但小山下面似乎埋着一个人，伸了一只手出来。这幅画的名字叫做“铭刻”。  
　  
　　令狐儿是不懂这些了，只知道从现场的惊叹声来看，这七幅画在懂行的人看来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许共田说，这七幅画是从他的七位好朋友那里得到灵感而画出来的。他还俏皮地笑着说在场的好友们如果发现自己被画到画上了的话可以站起来。  
　　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但没有人站起来。许共田说这七幅画是他之前闭关那段时间，专门为了贴合这个画廊的主题而画的，所以不打算卖，而是留作镇店之宝。人们听到他这么说，多少有点惋惜。  
　　“哦，我大概知道这七幅画玩的是什么梗了。”旁边的罗莱特突然说道。  
　　“啊？是什么梗来着？”令狐儿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看，大侦探？”罗莱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杜立德的意见。  
　　“这个嘛，我没有什么头绪，”杜立德倒也干脆地承认了，“还请大魔术师赐教。”  
　　“那我先不说，大家再思考一下好了。”罗莱特流露出得意的神色。  
　　  
　　接下来是抽奖环节了，这个环节好像是由白福来亲自主持，所以艾嘉将话筒交给白福来之后，自己就捡起那些绸布，和七个礼仪小姐推着画下台去了。  
　　白福来对许共田的实力狠狠夸奖了一番之后，就开始宣传起这本画集来。他告诉大家许老师这套“绕世界一周”也有收录，真心喜欢许老师的画的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本画集什么什么的。  
　　众人踊跃不已，纷纷拿出一早拿到的号码牌。  
　　令狐儿对画集不感兴趣，但是抱着抽到就送人的想法，她也还是把号码牌拿了出来。  
　　“第一位——1月14日。”中奖的是个女记者。  
　　“第二位——2月3日。”中奖的是个画具公司的人。  
　　……  
　　令狐儿看着自己手中的“2月29日”，心想这么刁钻的日期，恐怕是没戏了吧。  
　　“第五位——2月29日。”  
　　……什么！居然就中了吗！  
　　胡阳鸣笑说令狐儿的中奖率真是出奇的高，上次在渔火镇不也中过一个天蝎座的挂件来着。想起那个挂件后来还成了破案的证物，令狐儿心想这样的运气还是算了吧。  
　　  
　　然后剪彩仪式就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和掌声中结束了。宾客们有的走了，有的则留了下来，拍拍照片说说话什么的。许共田身边围了几个记者，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令狐儿倒是越来越郁闷了，说好的要跟自己碰头的接头人呢？不是说了见到她的话要跟她打招呼的么，这开业典礼都快结束了，怎么还……  
　　……不对。  
　　跟自己打招呼的人，的确存在。而且还有三个——夏司霆、罗莱特、胡阳鸣。  
　　如果只考虑这三个人的话……罗莱特好像跟这档子事没什么关系；夏司霆的话之前分析过，不太像是他，可他的确穿着“70”号墨绿色外套，而且刚才他打招呼时也表现出了可疑的地方；胡阳鸣那天晚上根本没穿绿色外套，更不像是他了。  
　　这样一想，好像最可疑的就只有夏司霆了。没办法，一会儿找他聊聊好了。  
  
　　正想着，令狐儿就看到金艾嘉一脸不悦地在跟欧兰芷说什么。  
　 　原来是明笙到现在都还没出现，搞得金艾嘉要多做很多本来不应该她负责的事务，比如跟客人打招呼啦，将开业典礼中用到的属于画廊的物资收好啦，什么的。她 很生气，便来投诉了。欧兰芷一边安慰她一边不断尝试给明笙打电话，但是一直都显示手机已经关机。她觉得很奇怪，明笙这家伙平时都很认真负责的，从来不会这 样。难不成是出了什么事？这个时候突然传来布谷鸟的鸣叫，原来是金艾嘉的手机铃声，她说是电视台打来的，就到一边去接电话了。而许共田也走了过来，他问是 不是还没见明笙人。欧兰芷说是，许共田有点不开心，他说他想起之前印了一箱介绍画廊的小册子，预定开业典礼上人手派发一本的。这箱东西是明笙负责弄的，他 好像没有提前拿过来的样子。他记得小册子是在画室那边，他想趁宾客还没走光，让欧兰芷赶紧去拿过来，能发多少是多少。欧兰芷说好，然后拿出手机打开“哔哔 打车”叫车。杜立德见状，说我是开车来的，要不我载你过去好了。欧兰芷说那太好了。  
　　夏司霆说他很好奇许先生的画室是怎么样的，他想跟过去看看。令狐儿心想还是进可能跟夏司霆一起行动好，这样才能把握一切机会问他问题。于是她也表示想跟着去。  
　　许共田笑说看是可以看啦，但是画室那边会比较乱，望大家见谅。  
　　这时，白福来走了过来，说他之前落下了一本笔记本在许共田的画室，他想去拿回来。许共田说叫兰芷帮他拿不就好了，白福来笑呵呵地说里面好多商业机密，还是自己亲自去拿比较好。  
  
　　于是杜立德载着欧兰芷、令狐儿和夏司霆前往许共田的画室。白福来的车子就跟在他们后面。  
　　许共田租了老城区一个叫做“明月楼”的三层小楼房的整个2楼作为画室。从画廊开车过去大概也就10分钟车程，很快就到了。  
　　四人从车里下来的时候，白福来的车也到了。不过，从那辆车里出来的人，除了白福来之外，还有罗莱特和胡阳鸣。白福来说因为他们也想看许共田的画室，所以也跟着来了。  
　 　这条街的楼房的一楼都是做成商铺的格局的。明月楼的一楼的卷帘门是关着的，听欧兰芷说这里原本是自行车店，不过倒闭了。三楼原本是那个自行车店老板在住 的，自行车店结业后，那老板也搬走了。也就是说这栋楼其实就二楼有在使用。自行车店旁边有个小门，可以从这里上二楼和三楼。  
　　一行人刚准备上楼，就听到二楼传来了一声男性的惊叫声。  
　 　众人正要加快脚步跑上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一个男性脸色苍白地从二楼跑了下来。令狐儿一看，是那个叫做草刈的日本人。草刈一见到欧兰芷，就惊慌失措地用 日语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什么。欧兰芷听了之后，脸色也变得很难看，也急匆匆地上楼去了。夏司霆则对剩下的几人说了一声“楼上出事了”之后，也跟着跑了上 去。  
　　等令狐儿上到2楼，看到刚才急着上楼的草刈和欧兰芷他们都站在画室门口，一脸铁青地看着画室里面。令狐儿看走进许共田的画室，却被里面的光景吓了一跳——  
　　一个清瘦的青年，躺倒在血泊之中。他腹部有两处很明显的被刺穿的痕迹，可以推测是被刺杀的，凶器应该是掉落在一旁的一把沾满血的美工刀。从血液凝固的程度来看，恐怕已经死了很久了。  
　　“My god……！”最后上来的白福来一看这情景，就急着想走进去。为了防止现场被破坏，杜立德拉住了他，并让令狐儿赶紧报警。欧兰芷神情严肃地将白福来拉到一边，悄声地说什么。  
　　明笙是胡阳鸣的朋友。看到朋友变成这个样子，胡阳鸣一脸的难以置信。  
　 　夏司霆用日语跟草刈说了几句，然后告诉杜立德，草刈自称是开门看到尸体惊叫了一声后就跑下楼了，并没有进入现场。杜立德观察了一下，发现草刈的鞋底很 脏，要是真的进入过现场，一定会在现场留下脏兮兮的脚印的。而现场并没有那样的东西，姑且信他好了。事实上脱掉鞋子进出也能做出这个效果的。  
　　 不过杜立德还是很好奇，为什么草刈会在这里的。草刈说他是来拿东西的。那个东西本来他叫明笙今天带过去画廊那边的，但是明笙整个上午都没出现，只好剪完彩 后他就马上打车过来这里了。因为记得明笙说过他最近都在画室过夜，所以来到之后他是先拍门的，拍了很久都没人开门，他才用自己的钥匙开门，发现门是上锁 的。本以为明笙是外出了，没想到一开门却发现了明笙的尸体。  
　　刚才剪彩的时候草刈的确是在那边的，但令狐儿听了还是觉得不对劲——为什么他会有这里的钥匙？  
　　欧兰芷解释说，老许给好几个跟他关系特别好的朋友都配了画室的钥匙的，说是方便他们随时过来什么的。例如她和白福来也有。  
　　杜立德拿过那钥匙，发现是种比较特殊的钥匙。再看了一下那个门锁，要在外面上锁的话得用钥匙拧一圈才能锁上。白福来说这个是外国厂牌的特制锁，钥匙都是没办法另配的。真的有人有办法出去后将门锁上吗？  
　 　令狐儿说会不会是草刈在说谎？夏司霆说，草刈自己作为有钥匙的人之一，他没必要撒谎说门是锁上的，因为那样的话他也有嫌疑了。如果这个钥匙是那么特别的 话，那么从许共田那里得到了画室钥匙的人都有很大的嫌疑。当然也有可能是犯人将明笙自己的钥匙拿走了也说不定，所以在调查过现场之前不能武断地说犯人就一 定在这些人里面。  
　　杜立德问有钥匙的都有哪些人？欧兰芷说不知道，因为老许并没有告诉她他都给了哪些人钥匙。杜立德说那直接问许共田好了，顺便告知他明笙出事了。  
　　欧兰芷面露难色，问能不能稍后再说。白福来接着说不用问许老弟，哪些人有钥匙他知道。他告诉杜立德，有钥匙的人为他自己、欧兰芷、许共田本人、金艾嘉、明笙、草刈和洪堇。  
　　杜立德对白福来这应对产生了疑问。他问为什么不通知许共田。  
　　欧兰芷咬了咬唇，告诉他说老许很喜欢明笙，她担心现在告诉他的话会影响到他接待宾客。  
　　罗莱特露出个惊讶的神色，说，听说艺术家很多都是弯的，难道许共田老师和明笙是那种关系？！  
　　白福来说不是这个意思，是“爱才”的那种喜欢。  
　　听到他这话，欧兰芷抿了抿嘴。  
　　看到他俩这个反应，令狐儿直觉觉得这之中有什么隐情。  
  
　　一会儿后，警察来到了现场。  
　　一如既往地，菲警官虽然忍不住要吐槽杜立德和令狐儿怎么又在有人死的地方出现，但还是特别允许他们参与调查。  
　 　初步推断死者是昨晚11点左右遇害的，除了腹部两处刀伤之外没有别的伤。如杜立德想的那样，死者是被那把美工刀刺杀的。美工刀的刀柄部分用记号笔写着个 “笙”字，估计是明笙自己的东西，但刀柄部分已经被擦过，上面什么指纹都没有留下。现场没有被翻乱，死者身上的贵重物品都在，排除了抢劫杀人的可能性。现 场也没有打斗的痕迹，估计是死者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袭击的。而死者自己的画室钥匙就在他的裤兜里，可以排除是凶手将它拿走用以锁门了。  
　　杜立 德说，结合门锁的情况，除了明笙以外的6个有钥匙的人的嫌疑就更大了。不过这很可能是临时起意的杀人。如果是有预谋的杀人，就会自带凶器而不是直接从现场 拿起一把刀子来杀人。以及，如果是做好周详的计划的话，一定不会再用钥匙将门锁起来，因为这样等于缩小嫌疑人的范围，可见这个凶手当时是慌张的，他可能纯 粹是不想尸体这么快被发现，但却没有想过锁门会导致自己也遭受怀疑。  
　　菲警官同意杜立德的推断，说现在就让有钥匙的人都过来好了。  
　　 虽然白福来和欧兰芷坚决反对，但菲警官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还是让人通知了许共田，并且让人去画廊那边把许共田、金艾嘉和洪堇都带过来。然后，她问欧兰 芷、白福来和草刈昨晚11点前后在哪里做了什么。白福来说自己昨晚和人去了大保健，有证人。而草刈和友人在酒吧喝酒，也有证人。只有欧兰芷说自己一个人在 家，没有证人。  
　　杜立德和令狐儿在画室里转了一圈。  
　　画室还算大的，分为工作区和生活区。顾名思义，工作区就是他们工作的地方，而生 活区有设置餐桌，微波炉之类的东西，能简单弄点吃的。而工作区域又分两个小区域，看得出一个是许共田的，而另一个则是明笙的。虽然明笙那边以资料性的东西 比较多，但他好像也有在画画的样子，因为墙上挂着几幅签了他的名字的画，画得也很不错的样子。而现在他也有在画一幅静物画，就是那种常见的铺一块绸布，放 几个水果那种，但没有画完，似乎是刚准备上色。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用来作为绘画对象的四个梨子全都掉落在原本放着它的椅子下方，同样掉落在地上的还有画 笔、调色盘、红色和黄色的两种瓶装颜料。这画室好像只用这种瓶装颜料的样子，还是有名的牛利牌来着。  
　　明笙的桌子上有一个小小的鱼缸，里面有几条小金鱼在游动着。许共田说的那箱小册子就在桌子旁边的地上。要不是明笙遇害了的话，这箱东西就会被搬去画廊那边了。翻了一下，原来是奥星文化帮忙弄的，看来也是白福来友情协力的了。  
　 　明笙的手机插着充电器一直在充电，已经充满了。杜立德翻看了一下他的手机，他的手机相册里有许共田那七幅新画的照片，而QQ、短信最近都没有在使用，微 信方面则很活跃的样子，但很多都不是有用的情报，而最新的微信是许共田昨晚10点左右发的，写着“我想起画室里没有画纸了，你什么时候补一下”“还有白色 和兰色的颜料也没有了，记得买”。  
　　在明笙的桌子上，令狐儿找到一本封面上写着“大千世界”的硬皮抄，里面贴了很多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新闻，从日期来看，似乎他从好几年前开始就在收集这些东西了。这年头的年轻人基本都不会做这种摘录的了，明笙这样的也是少见。  
　　“‘鸡同鸭讲’何以至此田地？小新疆与小宁夏的矛盾大起底！”  
　　“人为财死？寻宝旅行团被困山洞的三天三夜！”  
　　“山中湖惊现龙女？！那位占卜师要火了！”  
　　……令狐儿觉得当中好像有些新闻自己也有印象的样子。  
　　二楼一共有四个窗。两个向着马路的窗是最大的，挂着窗帘，因为窗锁都坏了，只能打开一点点，人无法通过。另外两个小的虽然能完全打开，但是打开后就是隔壁那栋楼的墙壁，那缝隙也是无法通过一个人。综合来看，要爬窗侵入或逃走都很难。  
　　许共田的工作区域的墙上贴了很多照片，基本都是许共田和不同的人的合照，其中和有钥匙的那六个人的合照占的比例要多一点。但是另杜立德在意的是，许共田和一个有着银色短发的女子一起拍的合照也很多。这个女子在不同的照片中穿的都是红色的衣服。  
　　在许共田的桌子上，令狐儿找到了一本商务用的笔记本，扉页写着“Fredy White”。白福来说这本就是他落在这里的笔记本，让令狐儿还给他。令狐儿心想原来这个老外本名叫这个啊。  
　 　杜立德发现生活区的垃圾桶里有几根蘸过红药水的棉签，然后是两个空的大袋子，从袋子上印的文字来看，那原本是袋A4纸的袋子。下面还有四个用完的双面胶 的中间的那个圈圈以及装着两个快餐盒子的袋子。这两个快餐盒子，一个几乎已经吃光，但还有不少米粒，另一个则干干净净的，一粒米都不剩。装快餐盒子的袋子 里还有快餐店的小票，写着两份炒饭，出票时间是昨晚10点15分。这似乎是夜宵的外卖。杜立德建议菲警官打电话去这个餐馆问问送餐员昨晚送餐过来的时候是 怎么个情况。  
　　“为何不先问问目击证人呢？”一个声音响起。  
　　回头一看，竟然是胡阳鸣。虽然他有意压抑着，但他的身上散发出的愤怒的气息依然很明显。这也难怪，毕竟好朋友被杀了。  
　　菲警官认得胡阳鸣是上次在酒吧那个案子时和令狐儿还有空野他们在一起的小伙子，便问他目击证人在哪里。  
　　“其实我看了一下那血液的凝固情况，就猜明笙已经死了很久了。所以在你们来到之前，我在这附近走了一圈，发现对面的电线杆上有斜对着明月楼的监控，说不定会拍到夜里这边有谁出入过。问了一下，已经知道街道办在哪里了。”胡阳鸣说道，“警官姐姐要不要跟我去看看？”  
　　菲警官点了点头，交代下属看好白福来、欧兰芷和草刈这三个嫌疑人之后，就叫上杜立德和令狐儿跟着胡阳鸣走了。夏司霆和罗莱特听说可以看监控，也跟着去了。  
  
　　得知这条街上出了凶杀案，街道办的人相当配合。在看了监控之后，可得知昨晚有如下的情况：  
　　从前天开始，一直到昨天晚上没有人出入过明月楼。  
　 　昨天晚上9点40分左右，开始下雨。9点55分，一个披着雨衣，走得很慢的粗实人影从远处走到明月楼的下面。由于雨衣下面露出了一双很细的小腿，所以基 本可以判断那个就是明笙。这时一辆面包车驶过，人影就不在楼下了。似乎是面包车刚好挡住了人影上楼的情景。不一会儿，二楼画室的灯亮了起来。  
　　差不多10点半，送餐的人披着雨衣开着摩托车来到明月楼楼下。他上楼下楼不到2分钟。之后又开车走了。  
　 　11点28分，二楼的灯熄了。过了一会儿，一个细长的身影下楼来了。那个人影一手提着个袋子，一手撑开了一把伞，然后悠悠地走掉了。这时，又有一辆吉普 车经过，它的车灯的光打在了那个人影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个人影穿着一套女装红色短礼服，一头白色的短发。不过这也只有一瞬间，并不能看清楚那个人的脸。



※图仅为大致示意，请不要吐槽透视问题-\_\_,-

　　一直到今早草刈过来，再也没有人进入楼里，或者从楼里出来。  
　　这么说来，那个红衣女子就是凶手？她离去的时间与明笙的死亡时间吻合。但，最奇怪的是，并没有拍摄到她进入明月楼的情景。  
　　街道办的人也站在一边看监控，看到这个景象他们一个个都惊呼有鬼。  
　　令狐儿心想又不是331Q网上的恐怖推理题，哪里来的那么多鬼。不过，就算如此，没有拍到那个女子上楼也是个事实。这就变得很玄了，究竟那个女子是怎么进入明月楼的？令狐儿不死心，让管理监控录像的人将过去一周的录像都调了出来，但都没看到有谁进去之后就不再出来的。  
　　这时菲警官接了个电话，得知已经跟餐馆的送餐员确认了，昨晚开门拿夜宵的人的确是明笙没错。但是由于他没进屋，并不知道屋里还有没有别的人。  
　　  
　　于是一行人又回到了画室。许共田他们也赶到了。  
　　许共田一直在边上哭，哭得肝肠寸断。明笙的死让他大受打击的样子。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怎么你又就这样走掉了呢。  
　　他这话实在很难让人不怀疑他和明笙的关系。  
　　看见令狐儿对许共田投去了怀疑的目光，洪堇说，许共田是个怪人，不要用常人的眼光去看待他。  
　　令狐儿问为什么这么说。  
　　洪堇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她也是今天才头一次知道从许共田那里得到钥匙的都有哪些人。她扫视了一下在场的其他人，“呵”了一声，说不知道这些人之中有哪些也是被“强行朋友”的呢。  
　　令狐儿刚想详细问，洪堇就被菲警官叫去问话了。  
　　根据菲警官的问话结果，许共田说自己在欧兰芷家，大厦管理员可以作证。金艾嘉说自己在家，但是有住同一栋楼的朋友作证。洪堇则说自己心情不好在家附近散步，没人能证明。  
　　明显许共田说的跟欧兰芷说的是矛盾的。在菲警官的进一步追问之下，欧兰芷终于老实交代了：原来她和许共田现在是恋人关系，但是因为她觉得还不是对外公布的时候，所以就遮遮掩掩的不敢说。  
　　令狐儿这下终于明白自己对欧兰芷的那种奇怪感觉是怎么回事了。在画廊的时候，总觉得这个人有种俨然是女主人的气场，从而给人一种她和许共田的关系已经超越友谊的亲密的感觉。  
　　但是，既然她和许共田是这种关系，那他对明笙的那种态度又是什么回事……？  
　　  
　　菲警官认为如果这六个人之中有杀害明笙的凶手的话，最有可能杀人的就是洪堇了。毕竟其他人都能提出不在场证明。洪堇不服，说那个叫做草刈的日本人作为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他有办法对现场动手脚，为什么他就没有嫌疑。  
　　菲警官见状，便将白发红衣女子的事说了出来。众人震惊不已。她认为凶手是女性，所以洪堇的嫌疑度是最高的。  
　　“我说，那个，嗯，该说是银发红衣吧，那个女子……不是麦霄云吗。”金艾嘉小心翼翼地说。  
　　许共田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麦霄云？”令狐儿问道。  
　　“是许老弟的前任助手。”白福来解释道。他指了指照片墙，说那上面也有她的照片。  
　　令狐儿想起了刚才看到的那些照片，马上反应过来了。  
　　“但是，她不是因为得了绝症，死了很久了吗？”欧兰芷语气中带着不悦。  
　　草刈在听了夏司霆对众人的话的翻译之后，也露出了担忧的神色，说总不会是幽灵作祟吧。  
　　“哦，那也说得通呀。”洪堇嘴角上扬，“因为许共田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她的鬼魂就回来报仇了。过两天就是清明了，许共田你要不要去给霄云上两柱香啊。”  
　　许共田不作声，默默看向一边。  
　　“谈恋爱的时候就说什么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个，海誓山盟的，结果人家一死，转头就找新欢了。换作是我，我也咽不下这口气。”洪堇越说越得意。  
　　“荒谬，怎么会有鬼嘛。我看凶手就是你了，在这里妖言惑众。”欧兰芷见洪堇说话有刺，也就不跟她客气了。  
　　“你怎么这样说你的朋友呢！”金艾嘉听到洪堇这样说，也很是生气。  
　　“好了好了，依我说，凶手也未必在我们之中啊。”白福来出来担当调停的角色了，“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人从我们这些人手中偷走了钥匙呢？有没有人钥匙是丢失了的，赶紧告诉警官小姐啊。”  
　　“就算是有这样的可能性，也不会降低你们的嫌疑度。因为为了撇清嫌疑，你们全都可以说自己的钥匙丢失，或者被偷走了。这只能当作众多调查方向之一，优先度很低。”菲警官说。  
　　菲警官这么一说，众人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是觉得，在判断凶手是女人之前，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冷静地想一想。”杜立德插话道，“虽然从明月楼出来的那个人是穿着女装短礼服，留着和麦霄云相似的发型，但由于没能看清楚脸，我们并不能肯定那个就是个货真价实的女人。”  
　　“哈哈，我知道你的意思了。”罗莱特说道，“你的意思是，那也可以是男人假扮的是吗？”  
　　杜立德点了点头。  
　　“就身型来说，草刈君也做得到呢。只要找人串供为自己做不在场证据的话……”罗莱特看了一眼草刈。  
　　草刈还没反应过来。夏司霆给他翻译之后，他连忙摆手示意自己是无辜的。  
　　“如果凶手是草刈的话，他就没必要刻意提示门锁被锁上的事了，所以说到底，凶手是洪堇的可能性最大。”菲警官说着，让草刈将裤管卷起给她看看。  
　　草刈不明白菲警官的用意，照做了。菲警官看了之后，对众人说，监控中拍到的那个红衣女子，双腿很细，而草刈虽然瘦，但小腿的肌肉还是挺发达的，偏粗，而且腿毛浓密，远看简直就像穿了毛裤一样，要做到监控中那种效果，恐怕有难度。综合起来，嫌疑度最大的还是洪堇。  
　　于是，洪堇被带走问话了。而其他人的不在场证明也得到证实，暂且可以自由行动了。  
　 　但是一直在边上默默地听着的胡阳鸣，将令狐儿拉出一边，说，你不觉得很奇怪的吗，按照杜立德的推理，这是临时起意的杀人，那样的话，凶手又怎么会特地设 计了一个女鬼凭空出现的杀人诡计，而且还准备了用来扮成麦霄云的假发和衣服？事实上，他刚才悄悄问了一下许共田，他说他的画室里并没有放假发和女装礼服。 所以，如果是临时决定扮成女鬼作祟，根本做不到啊。难道这个案子是蓄意杀人？但真的有人蓄意杀人却不自行准备凶器的吗？就算这些人有机会进出画室，知道里 面有刀具，但并不能保证动手的时候它没有坏掉或者没有被扔掉啊……  
　　令狐儿很好奇，为什么这些想法胡阳鸣不直接当众提出来，而是和她私下讨论。  
　　胡阳鸣愣了一下，然后搔了搔脑袋装傻，说，呃，我只是觉得你比较可靠而已。  
　　想起胡阳鸣其实也是今天主动跟自己打招呼的人之一，令狐儿便有意识地试探他：“说起来，上次在酒吧，你为什么没跟我表露身份啊。”  
　　“啊？我不是很懂你在说什么？”胡阳鸣一脸茫然。  
　　但是他的表情中闪现了一丝心虚。这可没有逃过令狐儿的眼睛。  
　　“其实我已经看到你趁混乱翻我的包了。”令狐儿抱着豁出去了的心理，如此说道。  
　　“……”  
　　“你其实就是……”  
　　谁知道令狐儿刚说到这里，杜立德就走了过来，皱着眉头问他俩在说什么。  
　　胡阳鸣笑说没说什么啊，就讨论一下这个案件而已。说完就走开了。  
　　令狐儿心里埋怨杜立德出现得不是时候。本来还差一点点就能套出点什么来了。没办法，只好一会儿再找机会继续了。  
　　  
　　因为继续留在现场会妨碍调查人员办案，一行人打算回去画廊那边。  
　　于是许共田、欧兰芷、金艾嘉和罗莱特坐白福来的车，而夏司霆、草刈、胡阳鸣和令狐儿则坐杜立德的车。  
　　在车上，胡阳鸣问草刈拿到他要拿的东西了没有。夏司霆翻译给他听之后，草刈说拿到了。说完他从背包中拿出了一本相册。  
　 　相册封面写着“TAKEMORI”，胡阳鸣问是什么意思，草刈说那是他的名字，汉字写作“竹盛”。胡阳鸣感慨说“草刈竹盛”也是个不错的名字呢。草刈不 好意思地笑笑，然后翻开相册，那里面按照时间顺序，排了很多他从大学时代开始就拍下的照片。他说许共田借了他这本相册大半年了，一直没还，所以想去拿回来 的。  
　　令狐儿翻看了一下，草刈的技术真的很不错。看到草刈有在埃及拍的金字塔的照片，令狐儿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许共田那七幅画中蓝色的那幅。  
　 　草刈笑了笑，说那副画画的其实就是他啊。许共田借相册就是为了寻找灵感。他和许共田在巴黎留学的时候是室友，俩人关系好得很，所以他俩对对方都是再熟悉 不过的了。埋东西是个梗，因为他有一次大考拿了个很低的成绩，所以曾经一时钻牛角尖，挖了个坑想将自己过去的照片全都埋掉。后来是许共田帮他又挖了出来， 鼓励他继续走摄影师的道路。这件事令他很感动，所以他给许共田挖起来的那堆东西也拍了照，放在了这本相册里，还在背面写上了日期。令狐儿从相册中取出那照 片，果然看到后面果真写着日期“20xx年x月xx日，星期一”。  
　　之后令狐儿又翻了翻，又看到了一只和画上那小狗很像的狗。草刈说那个是他们 那个时候养的小狗，当时他俩还为该给狗起什么名字而吵过来着，许共田想给小狗起个法语名字，我却给它取日本风格的名字，大家都不肯妥协，于是这小狗也有了 两个名字。好在这小狗有灵性，反正叫哪个名字它都知道是在叫它。后来回国的时候这小狗就给房东太太养了，现在说起来还是很想念它的。  
　　胡阳鸣说许共田老师会法语么，草刈点头，说许共田会说日语、法语、中文，英语也很好。当然，日语是他教他的。虽然他也想跟许共田学中文，但是中文太难了，他只能听懂一些很基本的词汇，也说不好，所以一直都不敢在大家面前说中文。  
　　草刈从令狐儿手中接过相册，很怀念地翻看着。看着他的样子，令狐儿觉得他和许共田的友谊是货真价实的吧。再看看其他几人，和许共田的关系也不差，唯独那个洪堇……她说的“强行朋友”，其实是说她自己？而强行朋友又是什么意思呢？  
　 　提起许共田的人际关系，草刈也露出了一脸不解的神情。他说洪堇和许共田其实说不上关系有多好，她和麦霄云关系倒是挺好的。许共田以前和麦霄云是有交往 过，但是麦霄云后来病死了，洪堇对许共田的态度就差了很多，因为她认为麦霄云的死是许共田照顾不周所致。虽然洪堇摆明了不想再与许共田打交道，但是许共田 还是有什么事都会叫上她，似乎是真心想将她当作朋友看待的。洪堇其实心里挺烦他的，就连这次来出席这个开业典礼，也是因为母校找她叫她代表母校发言，她才 迫于无奈地接受的，还以母校的名义送了他一幅画。  
　　令狐儿心想应该就是那幅“幽绿”了吧。  
　　草刈说麦霄云虽然个性是很张扬，但也是个好女孩来的。她病逝之前，曾经叫许共田忘了她，然后找个新的伴侣幸福地生活下去。她都这样说了，还变成鬼魂回来杀人，那不就是蛮不讲理了吗。  
　　夏司霆说这世界上哪里来这么多鬼啊。搞鬼的人倒是很多。如果洪堇一心认为麦霄云是许共田害死的话，那她要帮麦霄云报仇也是说得过去的。可是那为什么不直接杀许共田，而是杀毫无关系的明笙？  
　　胡阳鸣叹了口气，说这个许共田老师的人际关系真是个谜。现在也是，和欧兰芷在交往，却给人一种和明笙也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的感觉。  
　　草刈说这个我也不清楚。据说麦霄云死了之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没再找助手。很多人给他介绍助手，他都各种理由推掉。明笙是白福来给他介绍的，然而白福来就跟他随便说了一句有个叫明笙的年轻人想来做助手，他就连人家的履历都没看就很爽快地同意了。个中缘由他也无法理解。  
　　令狐儿思考了一下，总觉得有必要问一下许共田明笙的事情，说不定会成为突破口。  
　　不过，七个有钥匙的人，七幅画……这之中会有什么联系吗？按照草刈的说法，他是其中一幅画的主角，那么其他几个人也会是那些画的主角吗？  
　　  
　　因为杜立德顺路去了一趟加油站的关系，比白福来他们回画廊晚了一点儿。  
　 　刚才许共田他们被召去问话，开业典礼便草草结束了，客人们已经全部都走了。活动策划公司已经把为了搞活动而布置的东西都撤掉了，他们的工作人员基本都走 了，就留下了两个礼仪妹子在等艾嘉回来，和她交接。由于有些画廊这边的物资她们公司的人也不知道该放哪里，便都留在一楼大厅了。跟艾嘉交代完事情之后，两 个妹子就走了。本来这些都是明笙的工作来的，但明笙遇上了这样的事，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得默默地去收拾残局了。  
　　令狐儿本来想找许共田问一些问题的，但被告知许共田心情不佳，现在在二楼的房间里休息，暂时不想见任何人。  
　　既然这样，那索性去问问白福来或者欧兰芷吧。令狐儿这样想着，便去找他们俩了。  
　　经过一楼大厅的时候，令狐儿看到许共田那七幅新画已经挂在那里了。  
　　白福来和欧兰芷正在一楼的会客室和草刈在讨论什么——不，准确地说是白福来在跟草刈讨论什么，欧兰芷只是在做翻译而已。见他们聊得这么投入，令狐儿不太好意思去打扰他们，便决定再等一下。  
　　一楼有个很小的庭院，设置有欧式风格的小桌子和椅子。这个位置也能看到屋内的会客室的情况，令狐儿便索性在那里坐了下来。  
　　“一个人吗？杜医生呢？”罗莱特走了过来。  
　　令狐儿示意他可以坐下，说：“杜医生刚才把胡阳鸣叫到外面去了，好像说是有话要跟他说。”  
　　“是吗，他们的话可能纯粹就是聊聊这起案件什么的吧。”罗莱特一边说着一边拉出一张椅子坐下。  
　　“罗莱特你觉得凶手会是谁？”令狐儿问道。  
　　“不知道呢，毕竟我并不擅长推理。”罗莱特无奈地笑笑。  
　　令狐儿想起要从这个人身上套取苏莉的情报，便有意似无意地说道：“说起来，你以前不是有画漫画的吗，那个什么白雪公主的33种死法什么的。好像已经弃坑了吧？”  
　　“哈哈，是啊，因为后来都潜心钻研魔术了，也就没继续画了。怎么，难道你还一直在期待后续故事？你当年不是说，会画这种东西的人都很危险来着吗？”  
　　“我……我有说过吗？”  
　　“绝对有说过啊，就是我开车带你去魔术比赛的场地的时候说的。”  
　　“啊……都隔了这么多年了，我说过什么我都忘记了。要是说了什么失礼的话，可不要介意啊。”  
　　“哈哈，你也没说什么失礼的话不是吗。也就叫我离苏茉远一点罢了，还说企图对苏茉不利的人你都不会放过。”  
　　“这……也够失礼的了。你不要放在心上嘛。”  
　　“没事没事，你爱姐心切嘛。不过我当时其实觉得挺莫名其妙的，因为我明明就没对苏茉做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想对她不利呢？”  
　　“这个嘛……”  
　　令狐儿心想你就算问我我也不知道啊。先不说我是不是真的就是苏莉，就算是，也没有任何相关的记忆……  
　　罗莱特浅笑了一下，说：“不过我听说你姐姐后来发生了那种事……看样子，真正对你姐姐不利的人，你却没有发现呢。”  
　　“……"  
　　“例如那些就在你们身边的人……”罗莱特说着，神情中充满了谜样的嘲讽。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令狐儿刚要问个究竟，夏司霆就走了过来：“在聊啥呢？”  
　　“哈哈，没啥。”罗莱特说着站起身来，“园区入口那里有便利店，我去买点喝的，你们要喝什么？”  
　　“……啊，不用了，我不口渴。”令狐儿说道。她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对这个人产生了戒心。  
　　夏司霆也表示不用了。  
　　“好吧。我一会儿随便买一点，你们要的话到时自己拿就好。”  
罗莱特说着走开了。  
　　夏司霆见他走开了，也坐了下来，对令狐儿说道：“这个人，你还是不要太接近他比较好。”  
　　“为什么？”  
　　“嗯，现在我能说的只有这些。或许你早点恢复记忆的话，就能了解了吧。”  
　　“你也知道杜医生跟我说了苏莉的事了？”  
　　“是啊，空野告诉我的。”  
　　“啊……难怪刚才罗莱特叫我苏莉我没反驳，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意外是有的。但是我想，你可能有自己的打算，也就不说什么了。”  
　　“……哦。其实我觉得挺不爽的，你们每个人，从一开始就觉得我是苏莉吧，但却又一直什么都不说。你们瞒着我的事还有挺多的吧？”  
　　“比如？”  
　　“上次在酒吧，你说你是在等人是吧，可后来你说那人来了，可也没见你跟谁打招呼什么的啊。”  
　　令狐儿心想总算把话题引到这里来了。接下来就看你怎么回答了。  
　　“的确是在等人啊。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等的人来了之后就非得去跟他说话啊。”夏司霆从容不迫地说道。  
　　“那你等的其实是谁？”  
　　“为什么你对这个事情这么感兴趣？老实说，我觉得和你也不是很有关系……”  
　　“纯粹就是想知道嘛。你们不都希望我早日恢复作为‘苏莉’的记忆吗？你们却瞒着我这么多事情，我连一丁点恢复记忆的提示都没有，还恢复个鬼啊！”  
　　“……”  
　　见对面神情中有所动摇，令狐儿正想乘机追击一把，突然有个人走进了庭院，像是在找什么似的不断地翻看每一张桌子下面。一看，竟然是洪堇。  
　　洪堇见令狐儿和夏司霆在看着自己，便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然后又继续在找东西了。  
　　“你在找什么，需要帮忙吗？”夏司霆一边说着一边走过去。  
　　啊，居然被这家伙找到机会开溜了。令狐儿心想不能就这样让他溜掉，于是也跟着走了过去。  
　 　洪堇说她好像掉了一只耳环，所以来找了。被问到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她说她刚才即将被带走的时候，想起了其实有人能给她做证，她散完步回家的时候遇到住在 楼下的人，打了一下招呼来着。菲警官向那个人确认过之后，也就判断她不可能作案了。事实上她的画室钥匙的确是丢了的，而其他几个人的钥匙还在，现在警察那 边已经朝这个方向去调查了，问了她几个问题之后就把她放了。之后，她发现耳环掉了一只，找过画室和带她过去画室的警车，想到可能是掉在这边，也就过来了。  
　 　不一会儿令狐儿找到了耳环，还真的是掉在这里了。洪堇从她手中接过耳环，说了声谢谢就走了。这时令狐儿才发现，白福来那三人已经不在会客室了。哎，和罗 莱特还有夏司霆聊得太投入了，都没发现他们已经走了。就算想跟夏司霆继续刚才的话题，夏司霆也趁着洪堇离去，跟着溜走了。没办法，令狐儿只好返回屋内。  
　 　与此同时，罗莱特提着一袋东西进来了。他说大家都辛苦了，想请大家吃点零食喝点饮料。金艾嘉听说有吃的，便走了过来。不过，她很好奇，其实现在也没罗莱 特他们什么事了，怎么他还留在这里。罗莱特笑说他还有事想找许先生聊一聊，所以就先等等了。说完他拿出一包饼干，不过那袋子密封得太好了，他撕不开，便问 金艾嘉有没有剪刀之类的东西。金艾嘉说没有哦，不过还有别的东西可以用。说着她去架子上拿了把小刀下来，把袋子割开了。  
　　令狐儿看着她手中的小 刀，思考起来。事实上她觉得如果真的想杀人的话，应该是会准备好凶器的。会用画室里的美工刀来杀人，说明凶手事前并没有想杀人的意思。凶手可能是激动起来 杀了人，然后意识到自己从画室出去如果被人看到，肯定会遭人怀疑，才会想到要化妆成那个样子混淆视听的。可是，乔装的道具很关键，究竟……  
　　画室里的场景一个个在令狐儿脑海中闪过。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她已经看到，但是没想到的。  
　　这个时候，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回头一看，是胡阳鸣和杜医生。胡阳鸣问她在发什么呆，令狐儿尴尬地笑笑说她在想画室那个杀人案的事情。  
　　杜医生说，他刚才跟胡阳鸣讨论了一下，有点眉目了。但这也只能说，谁都有可能做得到，要找出是谁做的，尚且缺乏证据。  
　 　令狐儿告诉他，由于洪堇声称自己的画室钥匙丢了，所以菲警官那边已经开始从“有人偷了洪堇的画室钥匙去犯案”的方向去想了。胡阳鸣说，这个方向跟“临时 起意杀人”是冲突的，如果不是为了犯案，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要特地偷画室的钥匙吧？明笙回到画室这么久才遇害，也不存在什么“上门偷东西被屋主发现然后杀 人灭口”这种情况吧。所以这个方向多数是错的，凶手还是那六个有钥匙的人之中的一个，只是用了什么手法令自己得到不在场证据而已。杜立德点头，他说他正要 详细地问菲警官这六个人的不在场证明是什么样的呢。  
　　令狐儿总觉得怪怪的，杜医生什么时候和胡阳鸣变得这么合作无间了，明明刚才还对他有着谜之戒心的。  
　 　金艾嘉招呼他们过去吃零食，三人恭敬不如从命，便走了过去。令狐儿想起那七幅画的事，便趁势问金艾嘉，那七幅画里面是不是也有以她为主角的画，因为她觉 得那七幅画画的很可能就是有钥匙的七个人的事情。金艾嘉说应该不是，这些画里面并没有以她为主角的画。刚好白福来、欧兰芷和草刈走了过来，听到他们在说画 的事情，白福来就笑呵呵地让令狐儿猜那张画画的是他。令狐儿为难地说猜不出来，她问罗莱特，刚才不是说看出这些画在玩什么梗了吗，罗莱特自豪地说的确是那 样。金艾嘉好奇地问他是什么梗，罗莱特便神秘兮兮地说，给大家一个提示好了，那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七个为一组的。  
　　七个为一组的东西……  
　　葫芦娃？胡阳鸣脱口而出。  
　　他这发言搞得大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了。  
　　笑过后，欧兰芷对令狐儿说，不招呼你那个律师朋友进来吃东西吗？不过他在外面和那个洪堇在聊天就是了。  
　　夏司霆……在跟洪堇聊什么呢？令狐儿不禁有点好奇。  
　　白福来看了一下手表，说好像是时候去叫醒许老弟了。欧兰芷说嗯，留在这里的都是有事跟他谈的人，他再不出来，就太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她说她去叫他好了。  
　　不过说老实，明笙的死令他受了那么大的打击，他真的还有心情跟大家谈什么事情么。令狐儿很是怀疑。  
　　就在令狐儿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楼上突然传来了欧兰芷的惨叫声。  
　　众人赶紧上楼看看是什么情况，只见欧兰芷站在休息室前面一动不动的。似乎是听到大家都跑上来了，她转过头面向大家，铁青着脸说出事了。  
　　令狐儿上前一看，也差点叫出声来。  
　　——许共田跪倒在床边，上半身趴在床上，背部插着一把用红缎带绑了小花的金色剪刀，已经一动不动。他也被杀了。  
　　杜立德看了一下，发现许共田的右手死死地捏着什么东西。一看，竟然是用来抽奖的日历卡，日期是2月25日。  
  
　　众人聚在会客室，等待警察的到来。  
　　洪堇和夏司霆原本是在门口聊天的，听到里面的骚动，也走了进来，得知了许共田的死讯。对此，洪堇好像很高兴的样子，说什么这家伙也有今天。  
　　相对地，许共田的死让白福来他们都很受打击。  
　　尤其是欧兰芷，一直呆坐在一边，泪流不止。  
　　杜立德倒是一直在想许共田手中的日历卡。根据白福来的证言，抽奖的机会是公平分配给在场每一个人的，所以许老弟也有的，这张2月25日的卡片就是许老弟自己的那一张。从他死死捏在手中的情形来看，这个日历卡就是死亡信息了。  
　　金艾嘉说，凶手难道跟“2”和“25”这两个数字有关？又或者是相加减相乘除可以得出暗示凶手的数字之类的？草刈则认为着眼点应该在“日历”这个事物上。  
　 　令狐儿说又不是331Q上的死亡信息题，被击中要害还能大脑高速运转用字数惊人上下左右颠倒密码多重嵌套的死亡信息来指证凶手。杜立德说，许共田被袭击 后还能将日历卡从衣兜里拿出来捏在手中，说明凶手已经离去，不然凶手一定会想办法拿走这张可能会指证自己的日历卡的。许共田选择手里捏着这张卡而不是写血 字之类的，说明这个卡上的信息能让许共田第一时间想到凶手，所以它上面的信息应该是直观的，不会有太难的密码在里面。  
　　罗莱特说，二二五什么的，也不像是什么名字的谐音。就算转换成许共田老师也会的法语的发音也同样。  
　　夏司霆也说日语里也不是谐音。  
　　白福来说会不会是生日？杜立德说应该不会这么巧，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让大家都报了一下生日。可是一轮下来，没有一个人是2月25日出生的。  
　　胡阳鸣想了想，说，搞不好我们都搞错了应该关注的地方，说不定真正要关注的是——  
　　刚说到这里，金艾嘉说，她想起二楼是有装监控的，说不定可以看到凶手是谁哦？欧兰芷也擦了擦眼睛站了起身，说艾嘉说得对，如果监控有拍到犯人，那就一切好说。她说监控室在三楼，让大家跟她一起去确认一下。  
　　杜立德倒是觉得奇怪，许共田作为这里的主人，按道理不应该不知道有监控的事，既然有监控，那他为什么还要特地留下死亡信息……？  
  
　　然而监控拍摄到的景象让人毛骨悚然。  
　 　许共田进房关上门大约10多分钟后，有一个留着一头银发，穿着红色短装礼服的女人出现在屏幕中。虽然离得远，拍得有点模糊，但是跟明笙案中从画室里出来 的那个应该是同一个。那个女人手里提着个纸袋，用钥匙打开了休息室的门，走了进去。大约一分多钟后，女人从房间里出来，急匆匆地走掉了，消失在监控的死角 位置。之后直到欧兰芷上来，再没有别的人上过二楼。估计许共田就是被那个女人给杀掉了。  
　　杜立德这下总算明白为什么要留下死亡信息了。因为许共 田想到监控拍下来的一定是凶手乔装而成的女鬼的样子，看到了凶手的真面目的他必须留下什么指证她。但是许共田选择用那张日历卡作为死亡信息，说明在他心目 中，凶手可以跟那张卡上的某些信息一瞬间画上等号。那么这个“信息”究竟是什么呢……  
　　令狐儿看了一下红衣女人进房的时间，刚好就是自己在小院 子里跟罗莱特还有夏司霆聊天的时间。杜立德说他那个时候和胡阳鸣一直在画廊大门旁边聊天，事发前后除了洪堇，没有别的人进出过画廊，所以凶手只能是当时留 在画廊里的许共田的朋友之一，即是白福来、欧兰芷、草刈、金艾嘉和洪堇这五个人的其中一个。事实上，他们五个在事发的时候都有过五分钟左右的独立行动的时 间，没有和任何人一起，也没有被任何人看见，要行凶完全有可能。  
　　白福来说，他其实是和草刈谈要出摄影集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希望许共田到时候配合帮忙宣传这本摄影集，所以需要跟他商量，才会在这里等许共田的。因为草刈迫不及待地问他各种问题，所以他就和草刈先聊了起来。他俩聊的时候，由欧兰芷负责做翻译。事发时，他去了厕所上大号。  
　　欧兰芷说其实白福来去上厕所的时候，事情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她也去了一趟洗手间补妆。  
　　草刈说他见白福来和欧兰芷都走掉了，坐着觉得无聊，便走到一楼最里面的角落看画去了。  
　　金艾嘉说她还在收拾那些被活动策划公司留下来的没收好的物资。  
　　洪堇则说她也就在会客室找了一下，没发现耳环，就直接去小院子了。她今天早上在画廊内呆过的就这两个地方，只会在这两个地方找。  
　 　一楼的监控在开业前两天发现摄像头有问题退回去更换了，结果没赶上开业，所以一楼今天等于是无防备状态。当然这件事只有相关人员知道。正因为这样，这五 个人说的是真是假，完全无法确认。他们的行动路线不完全交集，彼此相遇或者不相遇都不奇怪。他们都能走上二楼，在死角位置换上红衣服和假发，进入休息室杀 人。  
　　胡阳鸣说，这次应该是蓄意杀人了。凶手能用钥匙打开休息室的门，又知道监控的死角位，肯定是很清楚这个画廊的事情的人了。而他之前听明笙 说，这个画廊的装修设计，白福来和欧兰芷是有参与的，他们都知道备用钥匙放哪里、监控摄像机的拍摄范围，所以白福来、欧兰芷都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白福来很生气，他说你看我这体型，能乔装成女人吗！  
　　欧兰芷本来就很伤心了，还被人怀疑杀了男朋友，就更加悲痛了。她说她根本就没有假发和红色礼服，如何乔装成女鬼呢。  
　　草刈也套用刚才菲警官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说自己无法乔装成女鬼杀人。  
　　金艾嘉则忧愁地说表哥死了，姨妈一定会很伤心什么什么的。许共田是她妈妈的妹妹的儿子。  
　　洪堇则说不用想了，这是麦霄云回来了。  
　　听着他们各说各的，令狐儿越发觉得混乱，想不懂这是什么回事了。  
  
　　因为许共田是明笙案的相关人物，警察那边判断两起案子可能有关联，所以也让菲警官负责这个案子。菲警官来了之后，杜立德把一些大致的情况告诉了她。  
　 　得知“女鬼”又出现了之后，菲警官便问了园区管理人，却被告知这段时间没有可疑人物出入园区。之后菲警官派人调查了整个园区，都没有找到被丢弃的假发和 礼服。另外，五个嫌疑人中，只有白福来是开车来的，检查过他的车子，也没有假发和礼服。其他几个都只背了很小的包，要携带假发和礼服也很困难。  
　　得知这个调查结果，洪堇呵呵一笑，瞄了一眼欧兰芷，说看样子果然是霄云回来报仇了，不然解释不通。她干掉负心男之后，下一个轮到谁呢？  
　　欧兰芷瞪了她一眼，把脸别过去不理她。  
　　胡阳鸣把杜立德和令狐儿拉出一边，问他们怎么想，杜立德皱着眉头说，其实这个情况，和明笙那个案子是一样的道理。胡阳鸣说果然是么。但是不解开那个死亡信息，并不能知道凶手是谁。  
　 　正说着，夏司霆走了过来，他说他大概知道那个死者留言是什么意思了。令狐儿让他赶紧说，夏司霆笑说其实你们解开那七幅画的“梗”，也就知道那个死者留言 是什么意思了。其实罗莱特说得没错，提示就是“七个一组”，但并不止“一组”就是了，或许留意一下许共田的个人经历，能找到突破口吧。  
　　令狐儿刚想叫他别卖关子，杜立德突然一拍手掌，说，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感觉一切都说得通了。令狐儿摸不着头脑，让杜医生告诉她是怎么一回事。  
　　听了杜立德的解释之后，令狐儿恍然大悟。杜立德说，接下来就剩下破解那个人在杀害明笙时的不在场证明了。  
　　  
　　从菲警官那里得到的这五个人在明笙案时的不在场证明的情报如下。  
　 　白福来：他去的那个大保健的地方，离许共田的画室有20分钟的车程，他自己有车。他和他朋友9点半去到那儿，一直到12点多才走。大约10点55分，他 离开店子将近50分钟，然后又回来了。问他出去干了什么，他说他做大保健的时候，他那个在国外的老婆打了电话过来，在室内信号不好，于是他就出去接听了。 调查电话记录，的确是有一通30分钟的国际长途，问他还有15分钟时间拿去做什么了，他说他聊完电话口渴，就跑去附近的便利店买饮料了。因为选择恐惧症的 关系，他犹豫了好久才决定买哪一种饮料。便利店的店员对他有印象，因为中文说得好。  
　　欧兰芷：她的家所在的大厦离许共田的画室有20分钟的车 程，但她不会开车，也没有车，平时都是坐许共田的车。大厦管理员作证，她10点10分和许共田一起上楼，10点45分两人下楼外出，11点45分两人又回 来了，手里还提了很多东西。她说他们是去附近唯一一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买东西，可是没想到那里的收银机故障，收银员说很快就修好，结果修了好久。因为 欧兰芷说买东西的小票已经丢了，所以警方问了那便利店的收银员，收银员却说她每天接待这么多顾客，欧兰芷和许共田外貌也没什么太奇特的地方，所以没有印 象。  
　　金艾嘉：她的家离许共田的画室有15分钟的车程，她自己没有车。她家那里没有管理员，但是她11点05分的时候打电话给她那个朋友叫她下 楼来她家，她们约好晚上一起看恐怖片的。她那朋友向来磨蹭，11点21分才下楼，敲门没人开门，便打电话叫她开门，金艾嘉一边洗澡一边用她的防水手机说她 等得不耐烦了便先洗澡了，让她再等一会儿再下来。仔细一听电话里的确传来了水声和她家那个咕咕钟的半点报时，她心想人家都洗澡了自己不洗好像有点说不过 去，于是她也回家洗澡了，到11点43分的时候才再次下来，这时金艾嘉香喷喷的，穿着睡衣一边擦着头发一边出来开门。  
　　草刈：他喝酒的酒吧离许 共田的画室有15分钟的车程，他自己没有车。他10点之后一直在酒吧，在10点35分的时候，与他同行的一个朋友，在酒吧里与人发生冲突打了起来。打架的 人在大家的劝说之后和解，10点50分的时候草刈出去给他们买跌打药。但是因为迷路了的关系，他在外面一直耗到11点45分才回到酒吧。也去问了他说的那 个药店，说是个日本人，药店的店员表示没印象。因为这附近一带其实有很多外国人，日本人一天也能招待个十来二十个，要记住其中一个，也未免太难了。  
　 　洪堇：她家离许共田的画室车程最快要25分钟，她自己没有车。她10点20分出门，一直在外面闲逛到11点30分才回家。在11点20分左右，她在离家 不远的公园旁边遇到了住在楼下的人，和他打了一声招呼。之后在公园那里的亭子下面坐了一会儿然后就回家了。被问及为什么那个时间段在下雨都还要外出散步， 洪堇说她纯粹是喜欢雨中漫步而已。那个住在楼下的人证实了她的话，不过她说她见到洪堇的时候，洪堇是穿着红色的大衣的。对于此事，洪堇的说法是那是红色的 大衣又不是红色的礼服。  
　　杜立德仔细想了一下，说这下总算能看到事件的真相了。  
　　许共田的死亡信息的意思，凶手如何进入画室，又如何在两次杀人中准备假发和礼服，还有杀害明笙时的不在场证明——这些，都想明白了。

**本期登场人物**  
  
杜立德　　　　令狐儿　　　　  
夏司霆  
胡阳鸣  
罗莱特  
  
白福来　　　　欧兰芷　　　　~~许共田~~　　　　金艾嘉  
~~明　笙~~　　　　草刈竹盛　　　洪　堇

